

Psychological × Coming-of-age

青春，是一場無聲的求救。

# 病房外， 她終於被 溫柔命令 活下去。

第一卷・補習班雨夜

作者／  
大有株式會社

1  
Volume One

如果可以被溫柔命令的話，

我想，至少這次——不要放棄自己。



# 第一卷《補習班雨夜》

## 目錄

序章 雨還沒有開始下

第一章 補習班樓梯口的雨

第二章 熱可可與交換 LINE 的晚上

第三章 第一次借錢

第四章 不可以告訴爸媽

第五章 少掉的錢包

第六章 爸爸踹開房門的晚上

第七章 他說喜歡我

第八章 回家

後記 被救回家的人，還需要學會重新活下去

# 序章 雨還沒有開始下

白石美羽第一次在醫院走廊裡聽見雨聲時，窗外其實沒有下雨。

四月的東京，天空陰得很低。

雲層壓在醫院大樓外側，像一床太久沒有曬過的灰色棉被。玻璃窗外，行道樹的新葉被風翻動，路上的計程車一輛接著一輛滑過濕氣很重的柏油路。空氣裡有雨的味道，可是雨還沒有落下。

走廊裡很安靜。

不是完全沒有聲音的安靜。

護理站那邊偶爾傳來鍵盤聲。推車輪子經過地面，發出很輕的咕嚕聲。某間病房裡，電視正在播放午間新聞，聲音隔著門板變得模糊。消毒水的味道混著白色牆壁、日光燈、乾淨床單，讓整條走廊像一張被反覆擦拭過的紙。

美羽站在販賣機前。

她穿著見習用白衣。

胸前的名牌寫著：

**白石美羽 / 見習生**

那幾個字被塑膠片壓得很平整。她早上出門前，母親還替她確認過名牌有沒有歪。父親則在玄關看著她的鞋子，問了一句：「鞋底會不會滑？」

那時她說不會。

現在，她站在醫院走廊的販賣機前，卻覺得自己的鞋底像踩在一片很薄的水面上。

只要再往前一步，就會沉下去。

「白石同學，妳要喝什麼？」

宮野彩葉的聲音從旁邊冒出來。

她是美羽護理專門學校的同班同學，短髮，書包上掛著一串吵鬧程度很高的吊飾。明明是第一次病院見習，她卻已經能跟帶隊老師開玩笑，還能在護理站附近找到販賣機，像一隻在陌生地圖裡也能準確嗅到糖分的橘色小狐狸。

「今天走廊冷得像冰箱在修行。」

彩葉一邊說，一邊把硬幣投入販賣機。

販賣機內部亮著白光。

一排排飲料整齊站在玻璃後方。

水。

綠茶。

黑咖啡。

礦物質飲料。

熱可可。

熱奶茶。

那一排熱飲下面亮著橘色標籤。

**あたたかい**

溫熱。

美羽的視線停在那裡。

「我不用。」

她聽見自己這樣回答。

聲音很小，像不小心落在地上的紙屑。

彩葉回頭看她一眼。

「真的？妳臉色有點蒼白耶。」

「沒事。」

那兩個字太熟了。

熟到幾乎不用思考，就自己從喉嚨裡滾出來。

沒事。

還好。

不用。

沒關係。

白石美羽十八年的人生裡，最熟練的幾個詞，幾乎都是用來把別人擋在外面的。

彩葉沒有多想。

她轉回去，在販賣機前猶豫兩秒，最後按下熱奶茶的按鈕。

「那我喝這個好了。熱奶茶，感覺很安心吧？」

販賣機內部傳出機械聲。

下一秒。

咚。

罐子落下的聲音，敲在取物口。

很普通的聲音。

醫院走廊裡每天大概會響起幾十次、幾百次。有人買水，有人買咖啡，有人買溫熱的玉米濃湯。那只是鋁罐掉進塑膠槽裡的聲音，沒有任何特別之處。

可是美羽僵住了。

手指先冷下來。

接著是掌心。

然後是手臂。

那股冷意一路爬上肩膀，像有一條透明的蛇，從白衣袖口鑽進她身體裡。

眼前的販賣機變得有點遠。

白色走廊開始模糊。

消毒水的味道退開了。

取而代之的，是冬天雨水打在柏油路上的味道。

濕掉的考卷。

半壞的透明傘。

補習班樓梯口冰冷的水泥。

還有一罐被放到她手邊的熱奶茶。

那罐熱奶茶燙得剛好。

不會太燙到拿不住。

也不會冷到失去意義。

它被一隻少年的手放下來。那個人蹲在她面前，不靠太近，語氣裡帶著一點像玩笑又不像玩笑的溫柔。

「妳看起來不像沒事。」

美羽的呼吸一下子縮緊。

她聽見遠處有雨聲。

滴答。

滴答。

滴答。

可是窗外沒有下雨。

「白石同學？」

彩葉的聲音把她拉回一點。

美羽看見彩葉手裡拿著熱奶茶。罐身是淺淺的米色，側邊印著茶杯圖案，紅色小圓標上寫著「あたかい」。

很普通。

普通到近乎殘忍。

彩葉的表情從輕鬆變成疑惑。

「妳真的還好嗎？」

美羽想說還好。

她已經準備好了。

舌尖甚至碰到了那個「還」字。

可是話沒有出來。

喉嚨像被一條舊線纏住。

那條線曾經很溫柔。

曾經像一個人伸過來的手。

後來才知道，它其實會勒住人。

美羽握緊白衣口袋。

指尖在口袋布料裡蜷起。

她不想讓彩葉擔心。

不想在第一次病院見習就出問題。

不想讓老師覺得她連站在販賣機前都會臉色發白。

她已經十八歲了。

不是十四歲。



不是那個蹲在補習班樓梯口、連哭都不敢哭出聲的國中女生。

她穿著白衣。

她是見習生。

她將來要照顧別人。

所以她應該說：

我沒事。

可是就在她即將開口的瞬間，旁邊傳來一道男性聲音。

「她不像還好。」

聲音不大。

很平。

卻像有人用筆在白紙上畫了一條直線，乾淨、清楚，沒有多餘的情緒。

美羽抬起頭。

走廊另一側，站著一名穿深色西裝的男人。

他看起來二十多歲，接近三十。黑色短髮整理得很乾淨，領帶也是深色，胸前掛著訪客證。手裡拿著一個公文夾，氣質不像醫生，也不像病患家屬。

他沒有靠近她。

距離不遠，也不近。

像是很清楚人和人之間該留多少空氣。

彩葉愣了一下。

「咦？請問您是……」

男人沒有立刻回答，只看向美羽。

那雙眼睛很冷靜。



不是冰冷。

而是像冬天清晨的玻璃，透亮、安靜，不會因為她的慌亂而跟著搖晃。

他說：

「先坐下。」

美羽怔住。

這是一句命令。

至少形式上是。

可是它沒有讓她害怕。

沒有把她推向哪個祕密。

沒有要求她相信誰。

也沒有說「只有妳可以」。

它只是把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放到她面前：

妳現在站不穩。

所以坐下。

男人看了她一眼，又補了一句：

「妳現在臉色不好。不要把撐住當成唯一選項。」

不要把撐住當成唯一選項。

這句話落進美羽耳裡時，她覺得胸口有什麼東西輕輕震了一下。

很小。

像一枚藏在厚厚灰塵裡的鈴。

彩葉終於反應過來，慌忙扶住美羽的手臂。

「白石同學，先坐一下吧？妳臉色真的很蒼白。」

美羽想拒絕。

可是腳底像被抽走力氣。

她最後還是坐到走廊旁的長椅上。

椅面很涼。

她的白衣下襬垂在膝上。

彩葉手裡的熱奶茶還冒著一點細微的熱氣。她看看美羽，又看看那個男人，表情像剛才不小心按下了什麼災害警報。

「我去找老師！」

彩葉說完，就小跑步往護理站方向去。

走廊短暫安靜下來。

男人站在離美羽幾步遠的位置，沒有追問她發生什麼，也沒有對她露出過度關心的表情。

那反而讓美羽稍微能呼吸。

他彎身，把彩葉剛才放在長椅旁的熱奶茶拿起來，看了一眼，然後放到美羽旁邊的座位上。

不是塞進她手裡。

不是說「喝一點會好」。

不是替她決定這罐東西代表安慰。

只是放在旁邊。

「不想喝就不要喝。」

他說。

美羽看著那罐熱奶茶。

那一瞬間，她忽然想哭。

不是因為害怕。

而是因為很久沒有人把「不要」留給她。

十四歲那年，有人把一罐熱奶茶放到她手邊。

那時她以為，那就是被看見。

後來她才發現，有些溫柔會慢慢變成債。

喝過一口，就好像欠下一整個人。

所以她必須理解。

必須相信。

必須幫忙。

必須保守祕密。

必須在對方說「我只剩妳了」的時候，把自己的害怕折起來吞下去。

可是眼前這個陌生男人只是說：

不想喝就不要喝。

美羽低下頭。

手指仍然很冷。

但喉嚨那條線好像鬆了一點點。

「謝謝……」

她很小聲地說。

男人點了一下頭。

「我是鷹見伶司。」

他把胸前訪客證稍微轉正。

「今天來院裡開會。剛好路過。」

鷹見怜司。

美羽在心裡默念了一遍這個名字。

聲音像乾淨的黑色墨水，落在紙上，不暈開。

「白石……美羽。」

她下意識回了自己的名字。

鷹見看著她，沒有多問。

「嗯。」

然後，他沒有再說話。

這種沉默很奇怪。

不是尷尬，也不是冷漠。

更像一把傘被打開後，剛好停在頭頂，不靠近她的肩膀，也不碰到她的手，只是讓雨暫時不要直接落在她身上。

彩葉很快帶著老師回來。

老師緊張地查看她的臉色，問她是不是低血糖，有沒有吃早餐，是否需要到休息室躺一下。美羽一一回答，聲音仍然有點飄，但至少能說話了。

鷹見怜司沒有留下。

他只是向老師簡短說明：「她剛才站在販賣機前臉色發白，建議先休息。」

語氣平穩得像在交接一份文件。

然後，他便拿著公文夾離開。

美羽坐在長椅上，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轉角。

深色西裝。

筆直背影。

不快不慢的腳步。

沒有回頭。

沒有要求她記住他。

沒有在她最脆弱的時候，把自己留在她身邊，變成一枚必須償還的印章。

那罐熱奶茶仍然放在她旁邊。

彩葉小心翼翼地蹲到她面前。

「白石同學，妳真的嚇死我了。妳討厭熱奶茶嗎？」

美羽看著罐身。

過了很久，她才說：

「不是討厭。」

「那是？」

她沉默。

走廊窗外，雲層又低了一點。

城市灰得像一張還沒沖洗完成的照片。

雨還沒有下。

可美羽已經聽見雨聲。

她輕聲說：

「只是.....想起以前的事。」

彩葉沒有追問。

這一點讓美羽稍微鬆了一口氣。

她一直不擅長說明自己的以前。

因為那段以前不像一場事故，有清楚的開始與結束。它更像一陣雨，先是很小，落在肩膀上時甚至讓人覺得溫柔，等她發現不對勁，衣服已經濕透，鞋子也灌滿了水。

老師讓美羽到休息室坐了十五分鐘。

彩葉陪她一起去。

那罐熱奶茶最後還是沒有被打開。

彩葉把它放進自己的包裡，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我晚點自己喝，不然它也太無辜了。」

美羽聽見這句話，竟然很輕地笑了一下。

很淡。

像快消失的月亮。

但確實是笑。

彩葉看見後，表情像看見陰天裡突然冒出一小塊藍色天空。

「笑了！白石同學笑了！這是今日醫院見習最大醫療奇蹟。」

「不要這樣說……」

「可是妳真的剛才超像靈魂差點打卡下班。」

美羽不知道該怎麼接話。

可是彩葉的吵鬧沒有刺痛她。

那是一種很普通的吵鬧。

普通得安全。

不要求她回報，也不需要她成為特別的人。

休息室窗外沒有下雨。

她看見醫院對面的街道，車輛排成灰色長線。行人撐著沒有打開的傘，匆匆走過斑馬線。遠方天空滾著低低的雲，像一場還在猶豫要不要降落的雨。

美羽低頭看著自己的白衣。

布料乾淨得近乎刺眼。

她忽然覺得，這件白衣像借來的。

不是因為它不合身。

而是她總覺得，能穿上白衣的人，應該要更堅強、更明亮、更能照顧別人。

不該因為一罐熱奶茶，就在醫院走廊裡差點站不住。



她把手放在名牌上。

白石美羽。



十八歲。

護理專門學校見習生。

四年前，她十四歲。

那時候她還不知道，有些溫柔像熱飲，握在手裡的第一瞬間很暖，後來卻會燙傷掌心。

她也不知道，被救回家之後，人還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學會重新活下去。

她只是蹲在補習班樓梯口，拿著半壞的傘，任由雨水沿著瀏海滴到眼睫。

她只是抬起頭，看見一個少年站在她面前。

他把熱奶茶遞過來，說：

「妳看起來不像沒事。」

而那時候的白石美羽，以為自己終於被看見了。

窗外的天空仍然陰沉。

雨還沒有開始下。

可是記憶裡，那場雨早已落了下來。

那一年，雨是真的落下來了。

## 第一章

# 熱奶茶與補習班樓梯

十二月的東京，雨總是下得很薄。

不是夏天那種轟隆隆砸下來的雨，也不是颱風天把傘吹成骨架標本的雨，而是一種細得像灰塵的雨。它不急，不吵，只是安靜地落在柏油路、制服裙襬、書包側邊，然後一點一點把人弄濕。

白石美羽站在校門口，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尖。

室內鞋換成了黑色皮鞋，鞋面被雨水沾出一層霧。她用腳尖輕輕蹭了一下地面，水痕散開，又很快被新的雨點蓋過去。

身後傳來聲音。

美羽轉過頭，看見同班的三個女生撐著傘站在一起。她們的傘顏色很亮，一把粉紅色，一把淡藍色，一把透明傘上貼著小熊貼紙。三個人靠得很近，像一小團會移動的暖光。

問話的是森下同學。

她笑得很自然，也很客氣。

客氣到讓美羽不知道該往前走，還是該停在原地。

「嗯，今天有數學。」美羽說。

「好辛苦喔。」森下同學把書包往肩上拉了拉，「我們今天要去北千住吃可麗餅。聽說車站那邊新開一間店。」

「真的嗎？」美羽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輕快一點，「聽起來很好吃。」

「對啊，下次有機會一起去。」

下次。

有機會。

「美羽，妳今天也要去補習嗎？」

一起。

這些詞像自動販賣機裡掉不出來的飲料，明明看得見，卻怎麼按都沒有聲音。

美羽點點頭。

「嗯，妳們玩得開心。」

三個女生說了再見，撐著傘往車站方向走。她們邊走邊笑，討論哪種口味比較適合拍照上傳。粉紅色的傘稍微歪了一下，淡藍色的傘立刻靠過去替她擋雨。

美羽站在原地，看著她們的背影消失在人群裡。

她並不是被欺負。

沒有人把她的課本藏起來，沒有人在黑板上寫她的名字，也沒有人把她鎖在廁所裡。她在班上甚至算是「好相處」的人。小組作業有人會找她，值日生換班也有人會拜託她，老師點名時，她總是第一個回答。

可是美羽知道，自己從來沒有真正站進任何人的圈子裡。

她像貼在便當盒蓋子上的標籤紙，黏著，但不是食物的一部分。

手機震了一下。

是母親傳來的訊息。

「今天診所會晚一點結束，晚餐在冰箱。補習結束後早點回家。」

美羽回覆：

「好。」

她看著那個簡短的字，想了想，又補了一個笑臉貼圖。

這樣看起來比較像沒事。

她把手機收進外套口袋，拉緊書包背帶，走進雨裡。

從學校到補習班，要先經過一條窄窄的商店街。十二月的傍晚天黑得早，店家的燈一盞接著一盞亮起來。炸物店飄出可樂餅的味道，藥妝店門口貼著感冒藥特價海報，便利商店的玻璃窗裡站著正在買關東煮的上班族。

東京很大。

大到每天有無數人擠進電車、走過斑馬線、在便利商店排隊付帳。

可是有時候，美羽覺得自己小得像一顆掉進排水溝的扣子。世界繼續轉動，沒有人需要彎腰把她撿起來。

她加快腳步。

補習班在北千住站附近一棟舊大樓的三樓。樓下是一間牙科診所和一家影印店，影印店門口永遠貼著「學生講義大量影印優惠」的紅色字條。

美羽抵達時，頭髮已經濕了一點。

她收起傘，在門口抖掉雨水，小心翼翼地不讓水滴濺到旁邊同學的鞋。然後她走進教室，坐到靠窗第二排的位置。

數學老師已經在白板上寫題目。

「今天先小考。二十分鐘。」

教室裡立刻響起一片低聲哀號。

美羽從筆袋拿出自動鉛筆，手指碰到筆桿時，才發現自己指尖有點冷。

考卷傳下來。

她寫上名字。

白石美羽。

名字被她寫得很端正。每一筆都像站在隊伍裡的小學生，不敢出錯。

第一題是二次方程式。

她會。

第二題也會。

第三題看起來應該會，可是她盯著題目，腦中卻浮現剛才校門口那三把傘。

下次有機會一起去。

她明明知道，那不一定是拒絕。也許她們真的只是今天已經約好了，也許下次真的會邀請她，也許是她自己太敏感。

可是她的手停了下來。

筆尖在紙上點出一個小黑點。

如果自己剛剛開口說「我也想去」，會怎麼樣？

她們會為難嗎？

會不會笑著說：「可是今天不太方便耶。」

然後空氣變得尷尬，她就會更像一個不懂氣氛的人。

美羽吸了一口氣，低頭繼續寫。

可是後面的題目突然都像蒙上了一層雨霧。數字變得很滑，公式像剛洗完澡的小動物，在腦袋裡亂跑。

「還有五分鐘。」

老師的聲音從講台傳來。

美羽的心跳變快。

她把第四題擦掉，又重新寫了一遍。第五題空白。第六題只寫到一半。第七題她看不懂。

二十分鐘結束時，老師收走考卷。

美羽看著自己的空白題，胃裡像塞了一團濕紙。

十五分鐘後，考卷發回來。

紅筆寫在右上角。

四十八分。

那個分數紅得太明顯，像一小塊傷口。

「白石。」數學老師站在講台前翻著成績單，「妳最近是不是不夠專心？這種分數不太像妳。」

教室裡安靜了一瞬。

美羽感覺所有人的目光都轉了過來，雖然她知道不可能真的所有人都在看她。

「對不起。」她低下頭。

老師沒有繼續罵，只是說：「下次注意。妳不是不會，是分心太嚴重。」

「是。」

旁邊有人小聲說：

「白石不是平常都很認真嗎？」

那句話沒有惡意。

可是美羽聽見之後，耳朵一下子熱了起來。

認真。

這兩個字本來應該是稱讚。可是現在它像一件不合身的制服，套在她身上，勒得她很想逃。

如果連認真都沒有用，那她還剩下什麼？

下課時，同學們陸續收拾東西。有人抱怨題目太難，有人說反正只是小考，有人約著去買肉包。

美羽把考卷對摺，再對摺，塞進資料夾最裡面。

她不想看見那個分數。

但分數好像已經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印在她眼皮內側。只要一眨眼，就會浮出來。

補習班的燈很白，照得每個人的臉都有點疲倦。

下課鐘響後，美羽走到樓梯間，拿出手機。螢幕剛亮起來，母親的電話就打了進來。

她按下接聽。

「美羽？下課了嗎？」

母親的聲音混著診所背景裡的說話聲，好像有人正在問掛號資料。

「嗯，剛下課。」

「今天補習還好嗎？」

美羽看著手中的資料夾。

資料夾最裡面，那張四十八分的考卷像一條沉在水底的魚。

她的嘴脣動了一下。

其實，她想說不好。

她想說今天同學去吃可麗餅沒有邀她。想說自己小考考砸了。想說老師叫她名字的時候，她覺得自己像被整間教室放在玻璃盒裡展示。想說她今天不想一個人回家。

可是電話那端傳來母親對別人說話的聲音。

「請稍等一下，我等一下幫您確認。」

母親又回到電話裡。

「美羽？還在嗎？」

「嗯。」美羽握緊手機，「還好。」

「那就好。晚餐在冰箱，妳回家記得微波，不要又只吃麵包。媽媽今天可能會晚一點。」

「好。」

「路上小心，雨好像變大了。」

「嗯。」

電話掛斷。



螢幕暗下去。

美羽站在樓梯間，聽著外面的雨聲。

她突然覺得，自己剛才有一瞬間好像站在一扇門前，只要伸手就能打開，告訴媽媽自己今天真的不太好。

可是她沒有。

她只是又一次把門關上了。

因為媽媽很忙。

因為只是小考而已。

因為只是沒被邀請而已。

因為她不應該因為這種事哭。

因為如果連這種小事都承受不了，她一定很麻煩。

美羽把手機放回口袋，慢慢走下樓。

補習班的一樓外側有一小段樓梯，通往大樓入口。平常那裡總是擠滿等家長來接的學生，今天因為雨變大，人散得很快。

她撐開傘。

傘骨卡住了。

美羽愣了一下，又按了一次。

透明傘只開到一半，像一朵被咬過的水母。她蹲下來，試著把卡住的傘骨推回去。雨水落在她的後頸，冷得她縮了一下。

旁邊幾個學生跑進父母的車裡。

車門關上。

引擎聲遠去。

樓梯口很快只剩她一個人。

美羽用力拉了一下傘骨。

資料夾從書包側邊滑出來。

裡面的考卷掉到地上。

她伸手去撿，可是一陣風吹來，考卷翻了一下，直接滑進樓梯邊的積水裡。

紅色的四十八分在雨水裡暈開，像一顆被踩碎的草莓糖。

美羽看著那張考卷，忽然動不了了。

雨落在她的頭髮上，沿著瀏海滴到眼睫。她蹲在樓梯口，一手拿著半壞的傘，一手按著資料夾，肩膀慢慢縮起來。

只是考差而已。

只是沒被邀請而已。

只是媽媽今天比較忙而已。

只是雨下大了而已。

只是傘壞了而已。

只是考卷濕了而已。

每一件都很小。

小到不能拿來哭。

可是這些小東西堆在一起，突然變成一座她跨不過去的山。

眼淚掉下來的時候，美羽嚇了一跳。

她趕緊低下頭，用袖口擦掉。

可是越擦越多。

她不敢哭出聲，只能咬住嘴唇。肩膀一下一下發抖，像一隻被雨淋濕、還努力假裝自己不是流浪狗的小動物。

「如果連難過都會麻煩別人……」

她在心裡想。

「那我是不是連難過的資格都沒有？」

就在這時，有腳步聲停在她面前。

美羽立刻低下頭，想把臉藏起來。

她看到一雙球鞋。

白色鞋面，鞋尖有一點雨水濺起的泥。

接著，一罐熱奶茶被放到她旁邊的台階上。

罐子落下時發出很輕的一聲。

喀。

像雨夜裡有人敲了一下玻璃。

「這個很甜。」

男生的聲音從上方傳來。

「甜到有點過分，所以適合今天這種爛天氣。」

美羽怔住。

她慢慢抬起頭。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個穿著深色外套的高中生。透明傘遮住了大半光線，雨水沿著傘面滑下來。他的頭髮被雨打濕一點，眼睛卻很亮，笑起來的時候，有種不會讓人緊張的距離感。

美羽慌忙低頭。

「我、我沒事。」

男生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積水裡那張考卷。

他沒有笑。

也沒有露出同情得過分的表情。

他只是蹲下來，和她保持一點距離，把那張濕掉的考卷撿起來，甩了甩水。

「妳看起來不像沒事。」他說，「但如果妳想假裝，我可以配合。」

美羽的手指收緊。

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一般人遇到哭的人，會說「不要哭」。

老師會說「下次努力」。

媽媽會說「發生什麼事了」。

同學可能會尷尬地遞衛生紙。

可是這個人說，如果她想假裝，他可以配合。

好奇怪。

也好可怕。

因為美羽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被看見了。

不是被看見哭，不是被看見考差，而是被看見那個總是努力把「沒事」貼在臉上的自己。

她吸了吸鼻子。

「對不起。」

「為什麼道歉？」

「因為.....讓你看到這種樣子。」

男生挑了一下眉。

「兩天在樓梯口哭，確實不太方便。可是這裡又不是我的樓梯。」

美羽愣住。

男生把考卷遞給她。

考卷已經皺成一團，紅色分數糊得像被怪獸舔過。

「而且，四十八分而已。」

美羽接過考卷，臉一下子發熱。

「請、請不要看！」

「抱歉，已經看到了。」

「那也不要說出來……」

「好。」男生很乾脆地點頭，「我沒看到。」

美羽看著他。

他說得太自然，害她一時不知道他是在敷衍，還是真的在配合她假裝。

幾秒後，她低下頭，竟然差點笑出來。

男生把熱奶茶往她那邊推了一點。

「喝吧。不是奇怪的人給的奇怪飲料。剛剛從那邊販賣機買的，還沒開。」

他指了指旁邊的自動販賣機。

美羽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販賣機的燈在雨裡亮著，像一個努力營業的小型宇宙。

她猶豫了一下。

「不用了，我不能收。」

「那妳可以等我走了再撿起來，這樣就不是收，是拾得物。」

「那樣更奇怪吧。」

男生笑了一聲。

他的笑聲很低，不是那種會讓人覺得被嘲笑的声音。

美羽看著那罐奶茶。

白色罐身上印著焦糖色的圖案。熱氣透過鋁罐，讓周圍雨水顯得更冷。

她伸手拿起來。

掌心一下子被溫度包住。

「謝謝。」

「不用。」

男生站起來，伸手接過她那把卡住的傘。

「傘借我看一下？」

美羽連忙把傘遞給他。

他把自己的透明傘稍微靠向她，讓她不再被雨淋到。兩個人之間的距離沒有太近，可是傘面擋住雨聲後，世界突然變小了。

小到只剩樓梯口、自動販賣機、熱奶茶，和一個陌生男生低頭修傘的側臉。

「這種傘很容易壞。」他一邊看傘骨一邊說，「便利商店三百日圓的東西，生命比豆芽菜還短。」

美羽抱著奶茶，輕聲說：

「可是早上還好好的。」

「很多東西早上都好好的，晚上就不一定了。」

這句話聽起來像隨口說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美羽覺得鼻子又有點酸。

男生把傘骨扳回去，試著撐開。透明傘發出一聲不太健康的喀啦聲，但總算展開了。

「勉強能用。」他說，「不過今天回家後最好不要相信它第二次。」

「嗯。」

他把傘還給她。

美羽接過傘，小聲說：

「謝謝你。」

「妳是這間補習班的學生？」

「嗯。」

「國中生？」

美羽點頭。

「國二。」

「這樣啊。」男生看了一眼補習班招牌，「我以前也在這附近補習過。這裡的樓梯很適合讓人懷疑人生。」

美羽不知道該不該笑。

男生繼續說：

「考差一次不會怎樣。真正麻煩的是，大家都覺得認真的人不可以失敗。」

美羽握著奶茶的手指僵了一下。

那句話像一把小鑰匙，剛好插進她胸口某個連自己都不知道存在的鎖孔。

大家都覺得認真的人不可以失敗。

老師是這樣。

同學是這樣。

連她自己也是這樣。

她一直覺得，只要自己認真、乖巧、安靜、不添麻煩，就能在某個地方擁有一點位置。

可是今天她發現，連這個位置都會被一張四十八分的考卷搖晃。

美羽抬頭看他。

「你也會這樣覺得嗎？」

男生靠在樓梯旁的牆上，把傘柄架在肩膀。



「常常。」他說，「所以我現在看起來才這麼廢。」

「你看起來不像……」

美羽說到一半停住。

「不像什麼？」

「不像廢。」

男生眨了一下眼，像是覺得這句話有點新鮮。

「那妳人還不錯，竟然會替陌生人留面子。」

「不是留面子，我只是覺得……」

美羽說不下去。

她其實想說，他看起來很從容。像那種就算考差、被討厭、忘記帶傘，也不會把自己弄丟的人。

可是這樣說太奇怪了。

男生沒有追問。

他只是從口袋拿出手機看了一眼時間。

「很晚了。妳家人會擔心吧？」

「嗯。」

美羽站起來，把資料夾放回書包。濕掉的考卷被她夾在最裡面，雖然已經沒辦法恢復原狀。

她抱著那罐奶茶，對男生鞠了一下躬。

「今天真的謝謝你。」

「不用這麼正式。又不是頒獎典禮。」

美羽的臉又熱了。

她轉身要走，卻聽見男生問：

「妳叫什麼名字？」

她停下腳步。

雨聲在兩人之間落下來。

正常來說，不應該把名字告訴陌生人。

媽媽說過，遇到陌生人不要透露個人資料。學校老師也說過，路上搭話的人要小心。美羽知道這些。

可是他剛剛沒有靠近她，沒有碰她，沒有問她家在哪裡，也沒有要她的聯絡方式。

他只是問名字。

而且，如果不說名字，好像有點失禮。

美羽猶豫了一下，小聲回答：

「白石……美羽。」

「美羽。」

男生重複了一次。

她的名字從他嘴裡說出來時，聽起來和平常不太一樣。不是老師點名時的「白石」，不是媽媽催她吃飯時的「美羽」，而是某種更輕的聲音。

「名字很好聽。」他說，「像很輕的東西。」

美羽低下頭。

「沒有……只是普通名字。」

「普通也可以很好聽。」

她不知道該怎麼接這句話。

雨水打在透明傘上，啪啪作響。

男生像是忽然想起來似的，用拇指指了指自己。

「佐伯悠斗。」

美羽看著他。

「佐伯.....悠斗。」

「妳可以不用記。」他笑了笑，「反正我不是什麼重要人物。」

那一瞬間，美羽心裡突然冒出一種很急的感覺。

像是如果她真的不記得，眼前這個人就會被雨沖走。

「不是那樣。」她連忙說，「我會記得。」

佐伯悠斗看著她，笑意變得更明顯一點。

「那就麻煩妳記一下。」

美羽點頭。

「嗯。」

他沒有要她的 LINE。

沒有問她是哪所學校。

沒有說下次見。

只是撐著傘往另一個方向走去。

美羽站在樓梯口，看著他的背影被雨和街燈一點一點吞進去。

直到看不見了，她才低頭看向手裡那罐熱奶茶。

罐身還是溫的。

她把拉環打開，喝了一口。

真的很甜。

甜到有點過分。



甜得她皺起眉，卻又忍不住再喝了一口。

回家的電車上，人不算多。

美羽坐在靠門的位置，把書包抱在膝上。車窗映出她的臉，瀏海濕成一小束，眼睛有點紅，看起來很狼狽。

可是她沒有像平常一樣立刻低頭避開自己的倒影。

她看著窗外倒退的東京夜景。

招牌、路燈、便利商店、騎腳踏車的人、濕漉漉的斑馬線。

這些東西和平常沒有不同。

不同的是，她手裡多了一個空罐。

奶茶被她喝完了。鋁罐不再燙，只剩下一點點餘溫。美羽用雙手捧著它，像捧著一個不能被別人看見的小祕密。

佐伯悠斗。

她在心裡念了一次這個名字。

佐伯悠斗。

念第二次的時候，她覺得胸口那團濕棉花好像稍微輕了一點。

回到家時，客廳的燈亮著，但母親還沒回來。

餐桌上貼著便條紙。

「咖哩在冰箱，記得加熱。雨天小心感冒。」

字跡有點急，最後一筆拖得很長。

美羽脫下鞋，走進廚房。

冰箱裡的咖哩裝在玻璃保鮮盒裡，旁邊還有一小盒切好的蘋果。她把咖哩放進微波爐，按下加熱鍵。

微波爐低低地轉起來。

她站在廚房裡，忽然覺得家裡很安靜。

不是不溫暖。

只是安靜。

她想起電話裡母親問：「今天補習還好嗎？」

她回答：「還好。」

如果那時候她說不好，會怎麼樣？

媽媽會不會趕來接她？

會不會摸摸她的頭？

會不會說，只是考差一次沒關係？

美羽不知道。

她也沒有辦法重新打那通電話。

微波爐發出叮的一聲。

她吃完咖哩，洗好碗，洗澡，吹頭髮，最後回到自己的房間。

房間不大，書桌靠窗，牆上貼著學校行事曆。桌面上放著課本、筆袋、單字卡，還有一盞白色檯燈。

美羽從書包裡拿出濕掉的考卷。

紙張已經皺得不成樣子，紅色分數也糊掉了。

她原本想把它丟進垃圾桶。

手伸出去時，卻停住了。

她最後把考卷夾進抽屜最下面。

然後，她看著那個空的熱奶茶罐。

照理說應該丟掉。

只是空罐而已。

留著很奇怪。

如果媽媽看見，可能會問她為什麼把垃圾放在房間。

可是美羽還是把它放在書桌角落，靠近牆邊的位置。

鋁罐立在那裡，白色罐身在檯燈下反著一點光，像某種證據。

證明今晚不是只有四十八分、壞掉的傘、濕掉的考卷和沒說出口的求救。

也有一個人看見她蹲在樓梯口，沒有叫她不要哭，沒有說她很奇怪，而是遞給她一罐甜到過分的熱奶茶。

美羽關掉檯燈，躺上床。

伴隨窗外雨還在下。

細細的雨聲敲著玻璃，像有無數小指尖在夜裡彈琴。

她把棉被拉到鼻尖，閉上眼睛。

本來應該想著那張考卷。

本來應該想著明天怎麼面對老師。

本來應該想著自己又失敗了。

可是她腦中反覆浮現的，是佐伯悠斗站在雨裡的樣子。

還有那句話。

「妳看起來不像沒事。但如果妳想假裝，我可以配合。」

美羽在棉被裡很輕很輕地笑了一下。

那一晚，白石美羽還不知道，有些陷阱並不是黑暗的洞。

它可能是一盞剛好亮在雨裡的燈，也可能是一罐甜到過分的熱奶茶。

## —— 第一章 終 ——



## 第二章

# 他說，只有妳懂我

白石美羽醒來時，雨已經停了。

窗外的天空仍然灰灰的，像被洗過太多次的毛衣，顏色淡得有些疲倦。遠處電線上停著幾隻麻雀，羽毛蓬起來，像一小排沒睡飽的糯米糰子。

她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看了幾秒。

然後，昨晚的事慢慢回來了。

補習班樓梯口。

壞掉的傘。

濕掉的考卷。

還有那罐甜到過分的熱奶茶。

美羽猛地坐起來。

書桌角落，那個空罐還在。

白色罐身安靜地立在檯燈旁邊，像一件不應該出現在房間裡的小小證物。她盯著它看，臉頰莫名熱了起來。

只是空罐而已。

只是昨天一個陌生人給她的飲料。

不對，現在已經不是完全陌生的人了。

佐伯悠斗。

美羽在心裡念出這個名字，立刻把棉被拉高了一點，像是這樣就能把自己的表情藏起來。

她覺得自己很奇怪。

明明昨天才第一次見面。明明連對方是什麼人都不知道。明明媽媽說過，不能隨便相信路上搭話的人。

可是那個人沒有做什麼可疑的事。

他沒有靠太近。

沒有一直追問。

沒有笑她考差。

也沒有叫她不要哭。

他只是遞給她一罐熱奶茶，然後說：

「妳看起來不像沒事。但如果妳想假裝，我可以配合。」

這句話像一顆沒有完全融化的糖，從昨晚開始就卡在她心裡。甜味很淡，卻一直在。

「美羽，起床了喔。」

母親的聲音從門外傳來。

美羽嚇了一跳，反射性伸手抓起桌上的空罐。

房門被敲了兩下。

「早餐快好了。今天不要拖到最後一刻才出門。」

「好、好！」

美羽慌忙拉開抽屜，把空罐塞進最裡面。罐子碰到抽屜底部，發出輕輕的喀噠聲。

她立刻停住。

門外沒有動靜。

母親似乎已經走回廚房。

美羽鬆了一口氣，又覺得自己的反應荒謬得可怕。

為什麼要藏？

如果媽媽問起來，她可以說是昨天自己買的。或者說是同學給的。或者乾脆說忘記丟掉了。

可是她還是藏起來了。

像藏起某種不能被別人碰到的小小火苗。

她換好制服，走進客廳時，母親正把煎蛋放到盤子裡。

白石由香穿著診所的白色外套，頭髮用髮夾隨便夾起來，眼下有淡淡的疲色。桌上有味噌湯、白飯、煎蛋，還有一小盤醃蘿蔔。

「昨天雨很大吧？」母親說，「傘還能用嗎？」

美羽拉開椅子坐下。

「有點壞了。」

「那今天放學前去便利商店買一把新的。三百日圓那種真的很容易壞。」

美羽夾起煎蛋。

她本來想說，昨天有人幫她把傘修到可以撐回家。

可是話到嘴邊，又停住了。

她低頭咬了一口煎蛋。

「嗯。」

母親看了她一眼。

「昨天補習真的還好嗎？妳回來的時候好像有點累。」

美羽的筷子停了一下。

如果是平常，她大概會立刻回答「還好」。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她突然想起佐伯悠斗看著她時的眼神。

妳看起來不像沒事。

「只是小考考得不好。」她小聲說。

母親愣了一下，隨即笑了笑。

「只是小考嘛。下次再補回來就好。妳不要把自己逼太緊。」

這是很普通的安慰

也是她昨天晚上其實很想聽見的話。

可是現在聽見時，心裡卻沒有想像中那麼輕。

也許是因為她已經把最狼狽的樣子給另一個人看過了。

母親伸手摸了摸她的頭。

「有什麼事要跟媽媽說，不要一個人悶著。」

美羽低下眼。

「嗯。」

她知道媽媽是愛她的。

爸爸也是。

家裡不是冷冰冰的地方。餐桌上總有熱飯，冰箱裡會有切好的水果，鞋櫃旁邊永遠放著一把備用傘。

可是有些話，越是在溫暖的地方，越說不出口。

因為說出口，就好像會把那份溫暖弄髒。

到學校後，日子看起來和平常一模一樣。

第一節是國文，第二節是理科，第三節是英文。老師的粉筆在黑板上敲出白色粉末，窗戶外面的操場還殘留著雨後的水痕，體育老師帶著學生繞開積水慢跑。

美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筆記寫得很整齊。

她抬頭聽課，低頭抄重點，老師問問題時也能回答。

「白石，這題妳來。」

她站起來。

「答案是第三個選項，因為前面的敘述和後面的結論不一致。」

老師點頭。

「很好，狀態回來了。」

教室裡有人輕輕拍手，也有人翻課本的聲音比平常大一點。

美羽坐下時，露出標準的微笑。

狀態回來了。

這句話聽起來很好。

可是她知道，自己的狀態其實沒有回來。她只是重新把那個「沒事的白石美羽」穿回身上而已。

午休時，森下同學和另外兩個女生圍在一起看手機。

「妳看，這張拍得超好吧？」

「草莓可麗餅真的很可愛。」

「可是香蕉巧克力比較好吃。」

森下同學注意到美羽看了一眼，便把手機轉向她。

「白石同學，妳看，昨天去的那家店。」

螢幕上是三個女生拿著可麗餅的照片。背景是北千住車站附近的招牌，草莓奶油堆得像一座粉紅色小山。

美羽笑了笑。

「很可愛。」

「對吧？下次真的可以一起去啊，如果妳補習沒有那麼忙的話。」

「嗯。」

美羽點頭。

她沒有問下次是什麼時候。

也沒有說自己其實很想去。

因為「下次」這種東西，有時候只是一張漂亮的包裝紙，裡面不一定真的有禮物。

午休結束前，她去洗手間洗手。

鏡子裡的自己看起來和平常一樣。黑色中長髮，整齊的制服，沒有特別漂亮，也沒有特別難看。是一張在人群裡不會被記住太久的臉。

美羽用紙巾擦乾手，忽然想起昨天佐伯悠斗說：

「名字很好聽，像很輕的東西。」

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

白石美羽。

她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的名字特別。

爸爸媽媽叫她美羽，是因為希望她像羽毛一樣輕盈自由。可是美羽自己總覺得，她比較像濕掉的紙團，輕不起來，也飛不起來。

放學後，美羽比平常早十分鐘抵達補習班附近。

她一路上都告訴自己，只是因為不想遲到。昨天下雨，今天路上可能會比較滑。提早一點是正常的。

可是當她走近那棟舊大樓時，目光還是不自覺飄向一樓的樓梯口。

那裡沒有佐伯悠斗。

自動販賣機亮著冷白色的燈，罐裝咖啡、熱奶茶、玉米濃湯整齊排列在玻璃後面。昨天他站過的位置空蕩蕩的。

美羽停在大樓入口前，假裝整理書包肩帶。

沒有人。

她看了一眼手機時間。

離上課還有七分鐘。

「我又不是在等他。」

她在心裡對自己說。

「只是如果剛好遇到，可以說昨天謝謝。」

說完謝謝就好。

真的。

只是這樣而已。

她走進大樓，上了三樓。

那天補習班沒有小考。老師講了一整堂函數，黑板上滿是線條和座標。美羽努力集中精神，卻總是在筆記空白處不小心寫出「佐伯」兩個字的第一筆。

她立刻把那一筆塗掉。

心跳快得像做壞事。

下課後，同學們收拾書包，樓梯間又變得吵吵鬧鬧。有人抱怨作業太多，有人討論便利商店新出的布丁，有人急著趕電車。

美羽故意慢慢把課本一本一本放進書包。

她告訴自己，只是不想和大家擠樓梯。

等教室裡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她才背起書包，走下樓。

一樓的燈光比昨晚明亮一些，因為雨停了，大樓外面的路面只剩零星反光。

她剛走到自動販賣機旁，就聽見有人說：

「白石美羽。妳真的有來補習啊。」

美羽的腳步停住。



佐伯悠斗站在販賣機前，手裡拿著一罐黑咖啡。



今天他沒有撐傘，穿著深灰色外套，脖子上鬆鬆圍著一條黑色圍巾。頭髮比昨晚乾爽，看起來更像普通的高中生。只是那雙眼睛仍然帶著一點像是什麼都看得太清楚的笑意。

美羽的心跳漏了一拍。

他記得她的名字。

不只是「昨天在樓梯口哭的女生」，而是白石美羽。

「我本來就是這裡的學生。」她小聲說。

「也是。」悠斗點點頭，「不然昨天在樓梯口哭得那麼有補習班歸屬感，確實不像路人。」

美羽一下子臉紅。

「請不要再提那個。」

「好。」

悠斗舉起黑咖啡，像是在做某種很不正式的宣誓。

「昨天的樓梯口事件已封存。」

「真的嗎？」

「嗯。除非妳下次又在同一個位置哭，那就要開新檔案了。」

「我才不會。」

「希望如此。那個樓梯看起來也不想加班。」

美羽忍不住笑了一下。

笑出來的瞬間，她自己都愣住了。

從昨天到現在，胸口一直像塞著一團潮濕的棉花。可是剛才那一下，好像有什麼空氣流進來了。

悠斗看見她笑，也沒有特別說什麼。只是轉身面向販賣機。

「今天考試有沒有好一點？」

「今天沒有考試。」

「那真是補習班少數值得感謝的日子。」

他按下販賣機按鈕。

機器發出低沉的運轉聲，一罐熱可可掉下來。

悠斗拿起來，遞給她。

美羽立刻搖頭。

「不行。昨天已經收過了，今天不能再收。」

「又不是金條。」

「可是……」

「那這不是給妳的。」

悠斗把熱可可放到販賣機旁邊的平台上。

「是我買太多。誰拿走算誰倒楣。」

美羽看著那罐孤零零的熱可可。

「哪有人買太多只買一罐。」

悠斗眨了一下眼。

「妳變會吐槽了。很好，有進步。」

「我本來就會。」

「是嗎？昨天看起來比較像會向壞掉的傘道歉的人。」

美羽抿住嘴。

她確實差點向那把傘道歉。

這讓她更沒辦法反駁。

悠斗似乎沒有要勉強她收下。他靠在牆邊，打開自己的黑咖啡喝了一口，表情立刻皺了一下。

美羽看著他。

「不好喝嗎？」

「很苦。」

「那你為什麼買？」

「因為我剛剛在便利商店前面看到一個小學生喝黑咖啡，覺得自己不能輸。」

「這是什麼奇怪的勝負心？」

「男人有時候就是會在奇怪的地方輸不起。」

他說得一本正經，美羽終於笑出聲。

笑聲很小，像鉛筆芯輕輕斷掉的聲音，但是真的笑了。

悠斗看了她一眼，唇角微微彎起。

「妳笑起來比較像國中生。」

美羽愣住。

「什麼意思？」

「平常看起來像正在準備稅務申報的國中生。」

她不知道稅務申報是什麼，但聽起來很嚴肅。

「我沒有那麼誇張吧。」

「有一點。」

「一點是多少？」

「大概百分之六十四。」

「為什麼這麼具體……」

兩人站在販賣機旁邊，說著毫無意義的話。

可是美羽覺得，這些毫無意義的話好像比今天學校裡所有「正確的對話」都讓人安心。

她最後還是拿起了那罐熱可可。

「我會還你的。」

「不用。」

「要還。」美羽從錢包裡拿出零錢，「昨天的奶茶和今天的可可，我都會還。」

悠斗沒有接。

「那下次妳考好再還我。」

「下次？」

「嗯。考回妳覺得可以接受的分數，再請我喝一罐。」

美羽握著零錢，停在半空。

下次。

又是下次。

可是這一次，這個詞不像玻璃櫃裡拿不到的甜點。

它像一張真的被遞到她手上的票。

「如果我一直考不好呢？」她小聲問。

悠斗看著她。

「那我就只好一直等。」

美羽的指尖微微發麻。

她不知道這句話為什麼讓她心口有點熱。

明明只是玩笑。

明明他說得很輕。

可是「一直等」這三個字，對她來說太少見了。

平常大家都很忙。媽媽忙，爸爸忙，老師也忙。同學們有自己的圈子，世界不會因為她跟不上而停下來。

可是他說，他可以一直等。

「怎麼了？」悠斗問。

「沒什麼。」

美羽低下頭，把零錢收回錢包。

「那我會努力考好的。」

「很好。這是正確的金錢使用動機。」

兩人離開大樓時，外面的雨已經完全停了。

路面濕漉漉的，街燈倒映在柏油路上，被行人的腳步踩碎。北千住車站方向傳來電車進站的聲音，像城市深處某隻巨大金屬獸在呼吸。

美羽原本應該直接往車站走。

可是悠斗說，他也要去那個方向。

他們就並肩走了一小段路。

中間隔著剛剛好的距離，不會太近，也不會遠到像陌生人。

美羽雙手捧著熱可可。罐子很暖，比手套還要可靠。

悠斗看著前方，忽然問：

「妳很在意分數？」

美羽想了想。

「應該是。」

「為什麼？」

「因為……」

她低頭看著自己的鞋尖。

鞋尖踩過一小片水窪，水面晃了一下，映出的街燈碎成金色粉末。

「如果不用功，好像就沒有什麼優點了。」

說出口後，她立刻後悔。

這句話太陰沉了。

太像在抱怨。

她想補一句「開玩笑的」，可是悠斗沒有笑。

他沉默了一會兒。

久到美羽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說錯話了。

然後，他說：

「我以前也這樣。」

美羽抬頭。

悠斗沒有看她，只是望著前方的紅綠燈。

「後來發現，不管做得多好，大人還是只會看見不夠好的地方。」

他的聲音很輕。

不像剛才開玩笑時那樣懶洋洋的。

「九十分，為什麼不是九十五。考上了，為什麼不是更好的學校。照他們說的做了，又說你沒有主見。不照他們說的做，就說你不懂事。」

他笑了一下。

那個笑很短，很乾。

「算了，這種話很陰沉。」

美羽立刻搖頭。

「不會。」

悠斗停下腳步，看向她。

「妳不會笑我？」

「不會。」

她說得太快，連自己都嚇了一跳。

可是這一次，她沒有低頭。

因為她知道，被人說出「只是小事」「你想太多了」「大家都這樣」時，心裡會變得多冷。

她不想讓他也那樣。

悠斗看著她幾秒，忽然笑了。

那不是平常那種玩笑的笑。

比較安靜。

也比較近。

「我就覺得妳不會。」

美羽的手指收緊。

熱可可罐子被她握得有些發燙。

她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小聲問：

「你……常常這樣嗎？」

「哪樣？」

「就是，把這些話憋著。」

悠斗把手插進外套口袋。

「習慣了。」

這三個字落在美羽心裡，很輕，卻有重量。

習慣了。

她也常常說這種話。

習慣一個人吃午餐。

習慣說沒事。

習慣不被邀請。

習慣把想說的話吞回去。

原來不只她一個人會這樣。

悠斗繼續往前走，美羽跟上去。

「我家裡很麻煩。」他說，「父母覺得我應該照他們安排的路走。可是我只要稍微偏一點，他們就覺得我完了。」

「完了？」

「嗯。好像人生是玻璃做的，偏一公分就碎掉。」

美羽輕聲說：

「那樣很辛苦。」

悠斗看了她一眼。

「妳講話很像老人。」

美羽一怔。

「欸？」

「可是是好老人。」

「那是稱讚嗎？」

「算是。」



她本來有點擔心自己說錯話，聽見他這樣說，反而放鬆了一點。

兩人走到一處屋簷下。前方是通往車站的斑馬線，紅燈還有二十幾秒。

悠斗忽然說：

「奇怪，我平常不太跟人講這些。」

美羽看向他。

「可能是因為.....今天剛好下雨？」

話出口後，她才發現雨已經停了。

悠斗也抬頭看了看夜空。

「雨停了。」

「那、那可能是因為地上還濕著。」

「這個理由很勉強。」

美羽尷尬得想把臉藏進熱可可裡。

悠斗卻低低笑了。

「也可能是因為妳看起來很會保守秘密。」

那句話像一枚小小的別針，別在美羽胸口。

很會保守秘密。

她從來沒有被這樣形容過。

老師說她認真。

媽媽說她懂事。

同學說她安靜。

可是沒有人說過，她讓人覺得可以放心。

「我只是.....不太會說話。」美羽說。

「不會說話也有好處。」

「什麼好處？」

「不會用很麻煩的方式安慰人。」

悠斗看著前方，語氣像是在說今天晚餐吃什麼。

「有些人聽到別人說難過，就急著說『別想太多』『大家都一樣』『你要正向一點』。聽了只會更累。」

美羽點點頭。

她太懂那種感覺了。

「妳只是會聽。」悠斗說，「這樣很好。」

美羽愣住。

只是會聽。

這樣很好。

她一直以為自己的安靜是缺點。因為不夠有趣，所以別人不會主動找她。因為不會接話，所以氣氛常常被她弄冷。因為不擅長表達，所以連媽媽問她好不好，她都只能說還好。

可是現在，這些東西被悠斗換了一個名字。

會聽。

能保守秘密。

讓人安心。

美羽低頭看著手裡的熱可可。

罐身的溫度滲進掌心，像有一條細細的線，從手指一路牽到心口。

原來這樣的她，也可以讓人覺得安心。

綠燈亮了。

人群開始往前走。

悠斗沒有立刻動，只是轉頭看她。

「白石美羽。」

「嗯？」

「今天的事，不要跟別人說。」

美羽的心跳輕輕一震。

他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又像是不太習慣拜託別人。

「我不想被人知道我講這種話。很遜。」

「不遜。」

「那也不要說。」

「我不會說的。」

她說得很快。

太快了。

像怕他後悔把這些話告訴她。

悠斗看著她，笑了。

「我就知道。」

這四個字讓美羽心裡某個地方亮了一下。

不是很大的光。

只是像車站自動販賣機裡那盞小燈。

可是對她來說，已經足夠了。

到了車站前，他們該分開了。

美羽握著熱可可，忽然有點不知道該怎麼道別。

說「再見」好像太普通。

說「明天見」又太奇怪。

他們其實沒有約好明天會見面。

悠斗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手機。

「對了。」

「嗯？」

「如果下次妳考好要還我熱可可，沒有聯絡方式很麻煩吧？」

美羽愣住。

這句話來得太自然，像只是補上一個忘記確認的小細節。

可是她心裡立刻響起媽媽和老師說過的警告。

不要隨便和陌生人交換聯絡方式。

尤其對方是年紀比自己大的男生。

雖然他看起來不像壞人。

可是看起來不像，不代表不是。

美羽握緊手機。

悠斗像是看出她的猶豫，笑了一下。

「不方便也沒關係。畢竟我是可疑的高中生。」

「你自己也知道喔？」

「我有基本自覺。」

他說完，真的把手機收回口袋。

沒有逼她。

沒有露出受傷的表情。

也沒有說「妳不相信我嗎」。

可是正因為他什麼都沒有說，美羽反而覺得胸口有點緊。

如果拒絕，他會不會覺得自己剛才說那些話很丟臉？

他是不是好不容易才把家裡的事告訴她？

她答應過不會說出去。

可是如果沒有聯絡方式，他們就只是補習班附近偶然遇見的人。

也許下次就不會遇到了。

這個想法讓她有些慌。

「可以。」

羽聽見自己的聲音。

悠斗停下腳步。

「真的？」

「嗯。」她拿出手機，「只是.....不要傳很奇怪的東西。」

悠斗挑眉。

「例如？」

「例如恐怖圖片。」

「妳對奇怪的定義很健康。」

他拿出手機，打開 LINE。

兩人交換帳號時，美羽的手指有些發抖。她努力讓自己看起來鎮定，像這只是普通同學之間的事情。

悠斗的頭像是一張黑色背景的月亮照片。

暱稱只有一個字母。

Y.

美羽的頭像則是學校附近櫻花樹的照片。那是春天時拍的，粉色花瓣開得很滿，但她從來沒有發過任何動態。

加好好友後，悠斗很快傳來一個貼圖。

是一隻趴著的貓。

下面寫著：已確認。

美羽忍不住笑。

「你為什麼用這種貼圖？」

「因為這隻貓看起來像不想上學。」

「你也不想上學嗎？」

悠斗收起手機，淡淡地說：

「每天都不想。」

他說得太理直氣壯，美羽竟然不知道該說什麼。

分開前，悠斗指了指她手裡的熱可可。

「回家趁熱喝。冷掉會變成可疑糖水。」

「嗯。」

「還有，明天不要又皺著臉上課。」

「我沒有皺著臉。」

「有。像被數學追殺。」

「.....我會注意。」

悠斗笑了。

「那，路上小心，美羽。」

美羽的呼吸停了一瞬。

他沒有叫她白石。

不是白石同學。

不是白石美羽。

是美羽。

很自然。

自然到她找不到理由說不可以。

「路上小心。」她小聲說，「悠斗君。」

叫出口後，她幾乎想立刻逃進車站。

悠斗卻像什麼都沒發生，只是抬手揮了揮。

「明天見。也可能後天見。看命運值不值班。」

「命運還有值班喔？」

「東京都的命運排班很嚴。」

美羽笑了。

這一次，她沒有忍住。

回家時，母親已經在家。

餐桌上有熱好的燉菜，白色蒸氣從碗裡冒起來。電視開著，新聞主播正用平穩的聲音播報天氣。客廳裡有洗衣精和熱湯的味道。

「今天怎麼有點晚？」母親問。

美羽脫下外套的手頓了一下。

一秒，很短的一秒。

可是她知道，自己站在一條很細的線前面。

她可以說，遇到昨天幫她修傘的人。

也可以說，她和一個高中生在車站前聊天。

可是那樣媽媽一定會問很多問題。

那個人是誰？

哪所學校？

為什麼會認識？

有沒有交換聯絡方式？

美羽不想回答。

不是因為她想做壞事。

而是因為她不想讓這件事變得複雜。

她不想讓那個在雨夜裡遞給她熱奶茶的人，被大人的擔心拆開、檢查、貼上標籤，最後變成一句「不要再聯絡比較好」。

所以她說：

「補習老師多講了一點題目。」

謊言落在客廳裡。

很小。

小得像一根掉在地上的髮絲。

母親沒有發現。

「這樣啊。最近補習辛苦，別太勉強。」母親把飯盛給她，「有事情要說喔，不要一個人悶著。」

美羽接過碗。

「嗯。」



她低頭吃飯。

燉菜很溫熱，馬鈴薯煮得很軟。媽媽的手藝和平常一樣，她卻覺得心裡某個地方微微刺了一下。

這是她第一次為了悠斗對媽媽說謊。

她知道不對。

可是另一個聲音很快冒出來。

不是說謊。

只是保守秘密。

悠斗說，她看起來很會保守秘密。

美羽咬著筷子，低頭看著碗裡的飯。

原來秘密是這種東西。

剛開始拿在手裡時，很輕。

甚至有一點暖。

晚飯後，美羽洗澡、吹頭髮、回房間。

她關上房門後，立刻拉開抽屜。

昨天的熱奶茶空罐還在裡面。旁邊躺著今天的熱可可空罐。她原本打算回家路上丟掉，但不知道為什麼，最後還是把它帶回來了。

兩個空罐並排放著。

像兩天份的祕密。

美羽盯著它們看了幾秒，突然覺得自己這樣真的很像奇怪的人。

她伸手想把它們拿去丟掉。

手機震了一下。

她整個人僵住。

螢幕亮起來。

Y：到家了嗎？

美羽握住手機。

只是四個字。

到家了嗎？

可是她看了很久。

心臟像被一顆小小的煙火點燃，啪地一下，在胸口炸出細碎的光。

她坐到床邊，打字。

美羽：到家了。今天謝謝你。

訊息送出後，她又後悔。

是不是太普通了？

是不是應該加貼圖？

會不會太正式？

她盯著螢幕，連眨眼都忘了。

很快，對方回了。

Y：不是說了嗎？等妳考好再謝。

美羽看著這句話，嘴角不自覺彎了一下。

美羽：那如果我一直考不好呢？

送出後，她立刻把手機放到床上。

太奇怪了。

這樣好像在撒嬌。

她想撤回，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幾秒後，手機又震了一下。

Y：那我就只好一直等。

美羽把手機抱到胸前。

她覺得自己的臉熱得像剛從微波爐裡拿出來的饅頭。

不行。

不能這樣。

只是普通訊息而已。

他只是開玩笑。

她不能因為這種話就高興成這樣。

可是她控制不住。

她又點開那句話看了一遍。

那我就只好一直等。

從來沒有人這樣對她說過。

等她考好。

等她變得比較不奇怪。

等她把話說完。

等她不要再說沒事。

手機又震了一下。

Y：今天那個可可好喝嗎？

美羽：很甜。

Y：比昨天奶茶甜？

美羽：差不多。

Y：那妳的甜度耐受性很高。

美羽：可能是因為我平常不太喝。

Y：那下次換玉米濃湯。

美羽停住。

下次。

又是下次。

今天晚上，這個詞在她心裡越來越像一個真的約定。

美羽：販賣機的玉米濃湯不好喝吧？

Y：確實不好喝。

美羽：那為什麼要換？

Y：因為難喝的東西比較適合一起吐槽。

美羽看著螢幕，笑出聲。

笑聲不大，但在安靜的房間裡顯得很清楚。

她立刻捂住嘴，看向房門。

外面沒有動靜。

她鬆了口氣，低頭繼續看手機。

Y：妳明天有補習？

美羽：有。

Y：辛苦的國中生。

美羽：你沒有補習嗎？

Y：我已經從補習班地獄畢業了。

美羽：恭喜。

Y：謝謝，雖然現在進入別的地獄。

美羽：高中？

Y：人生。

美羽盯著那兩個字，忍不住想笑，又覺得他好像真的有點累。

她打字：

美羽：你今天說的那些事，如果覺得不開心，也可以不要想。

送出後，她覺得這句話很笨。

不要想。

這種話和「別想太多」有什麼不一樣？

她連忙又打：

美羽：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說的話，我可以聽。不想說也沒關係。

這一次，對方過了比較久才回。

Y：妳真的很會聽。

美羽看著那句話。

不知道為什麼，眼眶忽然有點熱。

她沒有很聰明。

沒有很有趣。

沒有很多朋友。

有時候連自己的心情都說不清楚。

可是他說，她很會聽。

這好像是她第一次覺得，自己某個一直被忽略的部分，原來也可以被人需要。

Y：我跟妳說這些，是因為妳不會笑我吧。

美羽立刻回：我不會。

Y：嗯，我知道。

螢幕上的字很小。

可是美羽看著它們，覺得自己的房間好像不再只有她一個人。

書桌上的課本、單字卡、行事曆都還在。媽媽在客廳收拾碗盤的聲音也還在。可是她的人生像多了一條細細的暗道，通往家人和同學都不知道的地方。

那裡有一個叫佐伯悠斗的人。

他知道她昨天在樓梯口哭。

知道她小考考差。

知道她會聽。

也知道她可以保守秘密。

晚上十一點，母親敲門。

「美羽，差不多該睡了喔。不要一直看書。」

美羽嚇得把手機壓到枕頭下。

「好。」

母親沒有進來。

腳步聲遠去。

美羽等了幾秒，才把手機拿出來。

她突然感到一點心虛。

可是手機螢幕又亮了。

Y：要睡了？

美羽：嗯，媽媽叫我睡覺。

Y：好孩子時間。

美羽：不要這樣說。

Y：那換成優良國中生熄燈時間。

美羽：更奇怪。

Y：那晚安，美羽。

美羽看著那行字。

晚安，美羽。

不是白石同學。

不是白石。

是美羽。

她把手機放在枕頭旁邊，盯著輸入框看了很久。

一開始，她打：晚安，佐伯君。

又刪掉。

太生疏。

她重新打：晚安，悠斗君。

手指停在送出鍵上。

這樣會不會太親近？

可是今天分開時，她已經這樣叫過了。

而且他也叫她美羽。

沒關係吧。

她按下送出。

美羽：晚安，悠斗君。

訊息旁邊很快出現已讀。

Y：明天不要被數學追殺。

美羽忍不住把臉埋進枕頭裡。

她笑了一下。

不是很大的笑。

只是像小貓偷偷打了個滾，那種不想被人知道的笑。

窗外沒有下雨。

東京的夜空被城市的燈染成暗灰色，看不見星星。遠處偶爾傳來車聲，冰箱在廚房低低運轉。家裡一切如常。

可是美羽知道，有什麼東西已經不一樣了。

她多了一個不能告訴媽媽的人。

多了一個只要手機震動，就會讓她心跳變快的名字。

多了一個祕密。

那天晚上，白石美羽以為自己得到了一個祕密朋友。

她還不知道，有些祕密一開始很輕。

輕得像一片羽毛。

後來卻會重到讓人喘不過氣。

## —— 第二章 終 ——